元曲選

江州司馬青衫泪雜劇

元　馬致遠撰
明　吳興臧晉叔校

第一折

（沖末扮白樂天同外扮賈浪仙孟浩然上）（白）（詩云）宴遊飲食漸無味杯酒管絃徒繞身賓客歡從童僕喜始知官職為他人小生姓白名居易字樂天太原人氏見任吏部侍郎這二位老兄一位是賈浪仙一位是孟浩然他都是翰林院編修方今大

唐天下憲宗即位時遇春三月在公廨中悶倦待往街市上私行一遭更了衣衫只作白衣秀士聽的人說這教坊司有個裴媽媽家一個女兒小字興奴好生聰明尤善琵琶是這京師出名的角妓咱三人同訪一遭去來(賈浪仙云)咱三人去來(詩云)高興出塵外攜尊託物華(孟浩然詩云)偷將休沐暇去訪狹邪家(老旦扮卜兒上云)老身姓李是這教坊司裴五之妻夫主亡化已過止生下一個女兒叫做興奴生得顏色出衆聰明過人吹彈歌

辦詩詞措筆無所不通自小時曾拜曹善才爲師學得一手琵琶官員子弟聞名都來吃酒只是孩兒養的嬌了一來性兒好自在二來有些揀擇人這早晚還不起來只怕有人來吃酒孩兒起來罷

正旦扮裴興奴引梅香上云妾身裴興奴是也在這教坊司樂籍中見應官妓雖則學了幾曲琵琶爭奈叫官身的無一日空閒這門衣食好是低微大清早母親來叫只得起來天色還早哩唱

仙呂點絳唇從天未拔白酒旗挑在歌樓外呀地門

開早送舊客迎新客

（混江龍）好教我出於無奈潑前程只辦的好裁排想着這半生花月知他是幾處樓臺經板似粉頭排日喚落葉似官身吊名差（帶云）俺這老母呵（唱）更怎當他銀堆裏捨命錢眼裏安身掛席般出落着孩兒賣幾時將纏頭紅錦換一對插髮荊釵

（倈兒科云）母親萬福喚你孩兒有何話說（卜兒云）沒甚麼話說只是咱這等人家要早起些光頭淨面打扮的嬌嬌媚媚着些倘有俊俏來賺他幾文錢養

家你只管裏睡覺誰送錢來與你〔正旦唱〕

〔油葫蘆〕俺娘不戀酒時常鬏髻歪一鼻凹衠是乖看看兩鬢雪霜般白我則道過中年人老朱顏改誰想他撲郎君虎瘦雄心在折倒的我形似鬼熬煎的我骨似柴似恁的女孩疾不敢惹娘毒害則嘆自巳年月日時該

〔卜兒云〕你則管裏說甚麼快打扮了則怕有客來

〔正旦唱〕

〔天下樂〕則索倚定門兒手托腮想別人家奴胎也得

個自在輸到我跟脚裏都世襲了烟月牌他管甚桃李開風雨飾更問甚靑春不再來（白樂天同賈孟上云）走了這半日人說道這是裴媽媽家不好進去我咳嗽一聲（卜兒云）是誰在外邊（出見科）原來是三位進士公請裏面坐（白樂天同賈孟云）媽媽祇揖（卜兒云）興奴孩兒來陪三位進士公快擡桌兒看酒來（正旦覷科云）好是奇怪娘見了三個秀才踏門怎生便教看酒（唱）

（醉扶歸）送了幾輩兒茶員外都是這一副兒酒船臺

俺娘吃不的葷腥教酒肉𢮿待見厭飫的新黃菜他手裏怎容得這幾個酸寒秀才【帶云】我知道了也【唱】俺娘八分裏又看上他那條烏犀帶

【正旦出見科】三位萬福【白樂天同賈孟云】大姐祗揖了【正旦唱】

【後庭花】這裏是風塵花柳街又不是王侯宰相宅我忙着笑臉兒迎將去學士是甚風兒吹到來【白樂天云】我等久慕高名特來一拜【正旦唱】是幾個俊英才偏他還咱一拜怎做的內心兒不敬色

云敢問官人尊姓大名白樂天云小生是侍郎白居易這二位是學士賈浪仙孟浩然因此春日公徜無事換了衣服來街市閒行久慕大姐德容一徑的來拜望正旦云不敢不敢學士大人不棄下賤小酌三杯如何白樂天云好便好只是不當取擾正旦把酒科賈浪仙云今日幸遇大姐咱多飲幾杯孟浩然云我還有人求的幾首詩未了少吃醉些正旦唱

金盞兒一個笑哈哈解愁懷一個酸溜溜賣詩才休

強波灞陵橋踏雪尋梅客便是子猷訪戴敢也凍回來瞥這裏酥烹金盞酒香搵玉人腮不強如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

（賈孟做意科）云我醉了也暫回去罷（白樂天）云再坐一會悄做甚麼（正旦）唱

後庭花你待賺鰲魚釣頻顒怎想與劉伶粧布袋我這惟臉兒姦如鬼你酒腸寬似海（賈孟）云我們都已醉了不要過了酒戒不吃罷（正旦）唱

暢開懷都似你朦朧酒戒那醉鄉侯安在哉

（卜兒云）二位學士醉了侍郎再坐一坐（賈孟云）樂天侍郎喒且回去明日再來（白樂天云）平白裏打攪了一日怎生就空去了（正旦唱）

【金盞兒】我不曾流水出天台你怎麼走馬到章臺（樂天云）定害了你這一日（正旦唱）更待要秦樓夜訪金釵客索甚麼惡叉白賴鬧了洛陽街兀那酒喪門廝本命餓太歲犯家宅雖是我管待這兩個窮秀士權當一百日血光災

（賈孟云）喒去罷則管纏甚麼（卜兒云）白侍郎要住

下着這二位摧逼的慌好生敗興（白樂天云）小官

有心待住下二位酬了不好獨回待下官送烟花

去明日自已再來只是大姐費了茶酒定害這些

日容下官陪補（正旦云）侍郎說那裏話（唱）

（賺煞）稍似間有此錢抵死裏無多債權做這場折本

買賣若信着俺當家老妳妳把惜花心七事兒分開

哎你倆俏多才不是我相撵你更怕辱沒着俺門前

下馬臺俺娘山河易改解元每少性（帶云）侍郎記者

（唱）怕你再行踏休引外人來（同下）

音釋 解音戒 笑去聲 白巴埋切 客音楷 倈梨靴切 殢音膩

鬏音狄 凹汪卦切 衡音諄 摑抽埋切 飯音位 宅池齋切

色飾上聲 搵溫去聲 頻音結 顒輿腮同 擇池齋切

楔子

（外扮唐憲宗引內官上）詩云勵精圖治在勤民宿弊蠲將一洗新雖則我朝詞賦重偏嫌浮藻事虛文寡人唐憲宗皇帝是也承祖宗基業嗣守天位自安史之亂藩鎮強盛寡人用裴度之謀漸次削奪爭奈文臣中多尚浮華各以詩酒相勝不肯盡

心守職中間白居易劉禹錫柳宗元等尤以傲詩
傲文誤邦政事若不加譴責則士風日瀾矣內侍
每傳與中書省可將白居易貶江州司馬柳宗元
柳州司馬劉禹錫播州司馬如勑奉行（內官云領）
聖旨（隨下）（白樂天上云）小官白樂天平生以詩酒
為樂因號醉吟先生目今主上圖治心切不尚浮
藻將某左遷江州司馬刻日走馬之任別事都罷
只是近日與裴興奴相伴頗洽誰料又成遠別須
索與他說一聲我去的也放心（正旦引梅香上詩）

云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妾身裴興
奴自從與白侍郎相伴朝來暮去又早半年光景
相公在妾身上十分留意妾身也有終身之托近
日聞的人說白侍郎左遷江州司馬就要起行天
那誰想有這一場惡別離也梅香安排下酒餚待
侍郎來時與他奉餞一杯多少是好梅香云理會
的白樂天上云早來到與奴門首無人在此我自
過去見旦科大姐祗揖正旦云相公萬福白樂天
云大姐實指望相守永久誰想又成遠別正旦云

妾之賤軀得事君子皆托終身今相公遠行兀的不閃殺人也（樂天云）下官這一去多則一年少則半載回來再相會也（正旦云）只是一時間放心不下梅香將酒來與相公奉餞一杯（把酒科）（唱）

【仙呂端正好】有意送君行無計留君住怕的是君別後有夢無書一尊酒盡青山暮我揾翠袖淚如珠你帶落日踐長途情慘切意躊躇你則身去心休去

（云）相公此別之後妾身再不留人專等相公早些回來（白樂天云）大姐則要着志者下官決不相負

我去也（旦隨下）

（音釋）脆 錢音 翠 箭

第二折

（卜兒上云）自從白侍郎去了孩兒與奴也不梳粧

也不留人只在房裏靜坐俺這唱的人家再靠些

甚麽昨日茶坊裏張小閒來說有個浮梁茶客劉

一郎要來和孩兒吃酒孩兒百般不肯今日他說

要自來等來時再做計較（丑扮小閒引淨扮劉一

郎上詩云）都道江西人不是風流客小子獨風流

江西最出色小子劉一郎是也浮梁人氏帶着三千引細茶來京師發賣聽的人說教坊司裴媽媽家有個女兒名興奴昨日央張二哥說知老媽媽我今日自去走了一會來到門首也張二哥咱進去【淨丑見卜科云】媽媽劉員外來了也【卜兒云】請進來【淨見卜科云】媽媽拜揖【卜兒云】客官拜了淨云久聞令愛大姐大名小子有三千引細茶將來做一場子弟【卜兒云】俺孩兒只爲白侍郎再不留人我如今呼他出來好歹教他伴你若再不肯你

寫一封假書只說白侍郎已死他可待肯了(丑)諾

此計大妙媽媽你叫大姐出來陪着我就去做假書不要遲了(下)(卜兒云)與奴孩兒有客在此快來快來(正旦上云)妾身裴興奴自從白侍郎別後儘着老虔婆百般哄我再不肯接客求食近日有一個茶客劉一郎待要與我作伴我那裏肯從我奈老虔婆被他錢買轉了似這般怎生是好兀的不煩惱人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命輕薄身微賤好人死萬萬千千世間

兒女別離偏也數不上俺那陽關怨

帶云侍郎不爭你去了教我倚靠何人(唱)

滚繡毬你好下得自解元閃下我女少年道不得可憐而見他又不曾故違着天子三宣(云)人說白侍郎吟詩吃酒悮了政事前人也有這等的(唱)只那長安市李謫仙他向酒裏臥酒裏眠倘古自得貴妃捧硯常走馬在五鳳樓前偏教他江州迭配三千里可不道吏部文章二百年甚些的納士招賢

見卜科云母親叫你孩兒怎麼下見云白侍郎(上)

去杳無音信咱家柴沒米沒怎生過活如今浮梁劉官人有三千引茶又標致又肯使錢你留下他賺些錢養家(正旦云)母親我與白侍郎有約在前我再不留人了(卜兒云)我說你也不信請劉官人到家來和你說(淨見旦科云)大姐拜揖小子久慕大名拿着三千引茶來與大姐焐脚先送白銀五十兩做見面錢(正旦云)過一邊去好不知高低我做了白侍郎之妻休來纏我(卜兒云)你不肯陪伴劉員外好個白侍郎夫人如今白侍郎那裏取顏

煞了也(正旦唱)

倘秀才 這姻緣成不成在天你休見兒見起呵漾磚

情知普天下虔婆那一個不愛錢(帶云)劉員外呵(唱)

他便是貴公子趙平原你也要過遣

(淨云)你家是賣俏門庭我來做一程子客你不留

我如何倒拒絕我(正旦唱)

滾繡毬 這的是我逆耳言休厮纏厮纏着舞裙歌扇

這兩般兒曾風流斷没了家緣劉員外你若識空便

早動轉倒落得滿門良賤休覷着我這陷人坑似誤

人桃源我怕你兩尖擔脫了孤館思鄉客三不歸斷了風帆下水船枉受熬煎

(淨云)小子世來你家大姐不要說閒話咱兩個吃鍾酒兒(做勸酒科)(正旦云)拿開我不吃(卜兒怒科)(云)好賤人上門好客你怎生不順從和錢賭鱉打死你這奴才(正旦唱)

【采骨朶】我覷着眼前人即世裏休相見我又不曾彈着你臉上直拳好生地人也似揪他他驢也似調蹇他着酒兒將咱勸我索尿做糕糜嘸我須打是惜罵

是憐娘呵可休窮廝煞餓廝煎

（卜兒云）這小賤人不聽我說只想白侍郎他那裏想着你哩左右是左右員外多拿些錢來我嫁與你將去（淨云）隨老嬭要多少錢小子出的起（正旦云）我心在那裏你則管胡纏我（唱）

（倚秀才）這些時但合眼早懷兒裏夢見則是俺喚倒賺江州樂天（卜兒云）見鐘不打更去煉銅樂天樂天在那裏（淨云）小子也看的過咱做一程夫妻怕做甚麽（正旦唱）誰教你悶向秦樓列管絃（帶云）劉員外（唱）

休信我醉中言說則說在前（云）天那怎生教我陪伴這樣人也（唱）

【滾繡毬】往常我春心寄錦箋離情接斷絃風流謝家庭院到如今剗地教共猪狗同眠（淨云）大姐仕路上大官都是我鄉親小子金銀又多又波俏你不陪我卻伴那樣人（正旦唱）那廝正挽大拳使大錢這其間枉了我再三相勸怎當他痴迷漢苦死歪纏想着那蒙山頂上春風細肯分地楊子江心月正圓也是天使其然

丑扮寄書人上云小人是江州一個皂隸俺白司馬老爹在任偶感病症寫了這一封書教我送與教坊司裴興奴家寫下書俺司馬相公就死了小人不免稍與他去走了半月方到京師問人說這裡是他家不免進去做見卜兒科云老人家作揖卜兒云大哥是那裡來的丑云我是江州白司馬老爹差來下書的卜兒云你老爹好麼丑云俺老爹打發了書就死了也卜兒云誰這等說拿書來我看丑呈書科卜兒云孩兒你看正旦接書念云

寄江州知未白居易書奉裴小娘子向在宅上樓臨自別來魂馳夢想此心無時刻得離左右也滿望北歸以償舊約不料偶感時疾醫藥不効死在旦夕專人走告勿以死者爲念別結良姻以圖永久臨楮不勝哽咽伏冀情亮旦悲科云兀的不痛殺我也閃殺我也下兒云孩兒自侍郎已死了夫人也做不得了再不必說你如今可嫁劉員外去罷淨云小子可等着了丑云小人去罷正旦云吃了飯去丑云不必了下正旦唱

叨叨令我這兩日上西樓盼望三十徧空存得故人書不見離人回聽的行鴈來也我立盡吹簫院聞得聲馬嘶也目斷垂楊線相公呵你元來死了也麼哥你元來死了也麼哥從今後越思量越想的寃魂兒現

淨云媽媽既許了親事小子奉白銀五百兩爲聘禮小子歸家心切就請小娘子上船卜兒云老身已許了你豈肯退悔就打發孩兒去罷正旦云罷罷罷劉員外既成親容我與侍郎澆一杯漿水燒

一陌紙錢咱（淨云）這也使得（正旦）燒紙澆酒科（云）

侍郎活時爲人死後爲神（哭科）（云）則被你閃得我

苦也（唱）

（倘秀才）侍郎呵你往常出入在皇宮內院只合生死

在京師帝輦也落得金水河邊好墓田（帶云）劉員外

（唱）你且離了我根前他從來有些腼腆

（滚繡毬）你文章勝賈浪仙詩篇壓孟浩然不能勾侍

君王在九間朝殿怎想他短卒律命似顏淵今日撲

通的鉼墜井支楞的琴斷絃怎能勾眼前面死魂活

現你若有靈聖顯形影向月下星前則這半提淡水
招魂紙侍郎也當得你一盞陰司買酒錢止不住用
淚漣漣
（做化紙起旋風科）（云）這一陣旋風兀的不是侍郎
來了也（做悲科）（唱）
【醉太平】燒一陌兒紙錢叙幾句兒衷言待不啼哭夫
乃婦之天拋閃殺我也少年只見一個來來往往旋
風足律即留轉䖏的我慌慌張張手脚滴羞都蘇戰
一個俏魂靈不離了我打盤旋我做人的解元

淨云大姐紙也燒了夫婦之情也盡了請上船罷

正旦唱

【一煞】與奴也你早則不滿梳紺髮挑燈剪一炷心香對月燃我心下情絕上船恩斷怎捨他臨去時舌姦至死也心堅到如今鶴歸華表人老長沙海變桑田別無些掛戀須索向紅蓼岸綠楊川

淨云大姐去罷這等哭哭到幾時　正旦唱

【二煞】少不的聽那驚回客夢黃昏犬聒碎人心落日蟬止不過臨萬頃蒼波落幾雙白鷺對千里青山聞

兩岸帶猿愁的是三秋雁字一夏蚊雷二月蘆烟不見他青燈黃卷却索共漁火對愁眠

（下）（兒云）員外等久了去罷（正旦唱）

【三煞】赤緊的大姨夫緣分咱身上淺老太母心腸這壁廂偏誰想司馬墳邊彩雲零落茶客船頭明月團圓娘呵你早則見皂裙兒拖扡柱杖兒過頭鬉髻兒稍天却下的這拳槌不着教我空捱那沒程限的竇娥冤

（云）母親我是你親生之女替你掙了一生只為這

幾文錢千鄉萬里賣了我夫母親好狠也〔唱〕

〔四煞〕怎想他能捱磨扇似風車轉更合着夢見槐花要黃襖兒穿我虛度三旬是這婆娘親女受用了十年是這趙媽媽金蓮我也曾前廳上待客後閣內留賓只不曾坐車上當轎佬來大窮坑火院只央我一身塡

〔云〕罷罷罷母親我也顧不的你了我去也〔淨云〕媽媽小子去也多承厚意來年粉細茶來吃〔正旦唱〕

〔尾煞〕不甫能一聲金縷辭歌扇剗地聽半夜鐘聲到

客船少年的人苦痛也天狠毒呵娘好使的錢你好隨的方就的圓可又分的愚別的賢女愛的親娘不顧戀娘愛的鈔女不樂願今日我前程事已然有一日你無常到九泉只願火煉了你教鑊湯滚滚煎碓搗罷教牛頭磨磨研直把你作念到關津渡口前活咒到天涯海角邊都道這風塵是夙緣明理會得窮神解不的冤〔帶云〕娘呵〔唱〕你只把我早嫁潯陽一二年怎到的他乾貶去江州四千里遠〔同下〕

〔音釋〕啜樞說切　焐烏去聲　嚲音朶　輦連上聲　腼音免　腆他典切

平粗上聲 楞盧登切 旋去聲 紺甘去聲 鑊音和 碓音對

第三折

(白)樂天引左右上云下官白居易自左遷司馬來此江州又早一年光景昨日驛中報來說故人元微之有事江南打從這裏經過不免分付左右預備飲饌伺候則個(外扮元微之上云)小官姓元名稹字微之見任廉訪使之職所蒙聖恩差來採訪民風經過江州我想此處司馬白樂天乃某至交契友不免上岸探望他一遭來到這州衙門首左

左報復去道有故人元稹來訪左右報科云有故
人元老爹來訪白樂天云道有請左右云請進見
科白樂天云微之甚風吹得你來貴脚踏賤地使
下官喜從天降元微之云樂天久居江鄉牢落殊
甚下官常切懷抱奈拘職守不得相從今幸天假
其便再瞻君字豈勝慶幸白樂天云左右將酒過
來微之少顧片時元微之云不必留坐下官行李
俱在船上下官正要與樂天敘一會可將這酒
席移到船上送我一程如何白樂天云下官亦有

此心腸就同去左右快携酒餚來者（同下）（淨上云）小子劉一郎自從娶得裴興奴又早半年光景衆朋友日日置酒相招無有虚日今日又是王官人相邀大姐好生看家小子吃酒去來（下）（正旦引梅香上云）妾身裴興奴不想狠毒虔婆貪錢爲我不肯留客求食把我賣與茶客劉一郎爲妻隨他茶船來到這裡問人說來這裏正是江州那單俫吃酒去了不在船上對着這般江天景物想起那故人樂天不由人不傷感也呵（唱）

雙調新水令（正）夕陽天闊暮江迷倚晴空楚山疊翠

冰壺天上下雲錦樹高低誰倩王維寫愁入畫圖內

（駐馬聽）常教他盡醉方歸是他拂茶客青山沽酒旗

伴着我死心搭地是兀那隱離人望眼釣漁磯（帶云）

這江那裏是江（唱）則是遮流花草武陵溪幽囚風月

藍橋驛直恁的天闊雁來稀莫不是衡陽移在江洲

北

（云）天色將晚那廝吃酒去了甚時回來梅香拂了

牀我自家睡去罷（唱）

步步嬌這個四幅羅衾初做起本待招一個風流婿

怎知道到如今命運低長獨自托水藍兩頭兒偎傍的般受孤恓知他是誰與你做鴛鴦被

云本待睡些兒怎生睡得着待將那琵琶過來對此明月寫我愁懷咱做抱琵琶科唱

攪箏琶都是你個琵琶罪少歡樂足別離為你引商婦到江南送昭君出塞北紫檀面拂金猊遞引的我傷悲想故人何日回歸生被這四條絃撥俺在兩下裏到不如清夜聞笛

(做彈琵琶科)(白樂天同元微之上云)來到這船中一江明月萬頃蒼波秋光可人微之咱慢慢的飲幾杯(做聽科)(元微之云)那裏琵琶响(左右云)是那對過客船上有人彈的琵琶哩(白樂天云)左右你將船棹近些(做移船科)(白樂天云)這琵琶不是野調好似裴興奴指撥(元微之云)左右的你去着他過來彈一曲怕做甚麼(左右見旦科)小娘子那邊船上兩位老爹教請一見(正旦云)我就去(做見白樂天認科)(正旦唱)

鴈兒落我則道是聽琴鍾子期錯猜做待月張君瑞又不是歸湖的越范蠡却原來是遭貶的白居易（旦做怕迴避科）（白樂天云）與奴你躱我怎麼（正旦）唱

小將軍肯分的月色如白日他不說我的知是鬼相公呵怕你要做好事與奴儘依得你則休漸漸來跟底（白樂天云）與奴你是甚意思越躱的遠了（正旦唱）

沉醉東風我觀覷了衣服樣勢審察了言語高低你

且自靠那邊俺須有生人氣遠些兒個好生商議做
取錢投水科白樂天云你丟錢怎的（正旦唱）我爲甚
將幾陌黃錢漾在水裏便死呵也博個團圓到底
（白樂天云）與奴你近前來（正旦又認科）（白樂天云）
你如何來到這裏（正旦云）這等看來想還是活的
（歎科云）相公你做的好勾當弄的我這等還推不
知哩（唱）
（撥不斷）但犯着喫黃虀者不是好東西想着那引蕭
娘寫恨書千里搬倩女離魂酒一杯携文君逃走琴

三尺低秀才每那一椿見不該流遞

(白樂天云)我自相別來此江州無時不思念大姐只是無心腹人不好寄書你却等不的我回家就跟着這商船來了到說我的不是(正旦)悲科苦死人也教我一言難盡(白樂天云)你說(正旦云)自從與相公分別之後妾再不留人求食專等相公回來以詣終身之托不想老虔婆逐日嚷鬧百般毀共妾身只是不從那一日走將那茶客劉一郎來帶的錢多要來請我妾抵死不肯老虔婆和那蠻

子設計送到相公一封書說相公病危死了妾擔不過虔婆貪錢把妾賣與他來到這裏聽的人說是江州妾身正要打聽相公的消息今日那單俫又吃酒去了妾身思想無奈對月彈一曲琵琶遣懷不想得見相公寔天賜其便也這位相公是誰

白樂天云是我心友廉訪元微之做悲科元微之云樂天不必煩惱這廝揑寫假書妾稱人死騙人之妾自有罪犯慢慢治他白樂天云適問我做了一篇琵琶行寫在這裏大姐試看咱正旦接科念

云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忽聞水上
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別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
回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
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絃絃掩抑聲
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
中無限事輕攏慢撚撥復挑初為霓裳後六么曲
終抽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自言家在京城
住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常教善才服妝成每被
秋娘妬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花等閒度門前

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我聞琵琶已歎息
又聞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
相識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其間旦
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豈無山歌與村笛嘔
啞嘲哳難爲聽今夜聞君彈一曲爲君翻作琵琶
行却坐促絃絃轉急滿坐聞之皆掩泣就中泣下
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正旦云）相公好高才也
（梅香慌上云）姐姐員外回來了也（正旦唱）
【掛搭沽】恰打算別離苦況味見小玉言端的又驚

鴛鴦兩處飛咱須索權廻避我這裏淹粉泪懷愁戚忙煞金蓮繫蕩羅衣

（白元處下淨帶酒上云）大姐那裏我醉了扶我一扶者（正旦唱）

（沽美酒）我則道蒙山茶有價例金山寺裏說交易每日江頭如爛泥把似噇不的少喫則被你厥煞我喫敵賊

（太平令）常教我炙鸂鶒鴛鴦貪睡看落霞孤鶩齊飛

（淨云）大姐過來扶着我聽去（正旦唱）聽不上蠻聲獠

氣倒敢恁煩天惱地摟只抱只愛你休醉漢扶着越

醉

（淨云）我我要到的老婆如何不伏侍我我醉了（正旦）

唱

（川撥棹）廝禁持這是誰根前撒殢滯㪍得來眼腦迷

希口角涎垂覷不的村沙樣勢也是我前緣廝勘對

七弟兄從早至晚夕知他在那裏喒是甚夫妻撇得

我孤孤另另難存濟我淒淒楚楚告他誰你朝朝日

日醺醺地

淨做醉睡科正旦云這厮醉的睡着了我如今就過白相公船上去罷唱

梅花酒我子待便摘離把頭面收拾倒過行李休心意徘徊正愁煩無了期白樂天上云大姐叫我怎的旦云單俫沉醉睡着要隨相公去罷唱恰相逢在今夕相公你還待要侯甚的和俺有情人一搭裏那單俫正昏睡囫圇課你拿只江茶引我擡起比及他覺來疾

收江南我教他滿船空載月明歸三更難撥棹歌齊

我把這畫船權做望夫石便去波莫遲却不道五湖西子嫁鴟夷（末）樂天云趂此秋清夜靜咱過船撑將開去他那裏哥我（元）微之（云）樂天等小官回朝奏知聖人取你上京先奏辨此事決得與興奴明白完聚（白樂天云）微之若得如此咱兩個感恩非淺（正旦唱）

（水仙子）再不見洞庭秋月浸玻瓈再不見鴉噪漁村落照低再不聽曉鐘烟寺催鷗起再不愁平沙落鴈悲再不怕江天暮雪霏霏再不愛山市晴嵐翠再不

被瀟湘暮雨催再不盼遠浦帆歸（白樂天云）誰想今日又重相會使初心得遂實天所賜也（正旦唱）

〔太清歌〕莫不是片帆飽得西風力怎能勾謝安攜出東山妓此行不爲鱸魚膾成就了佳期無個外人知那廝正茶船上和衣兒睡黑婁婁地鼻息如雷比及楊柳岸秋風喚起人已過畫橋西

〔二煞〕咱兩個離愁雖似茶烟濕歸心更比江流急離江州謝天地出烟波漁父國遮莫他耳聽春雷茶吐

錦旗着那厮直趕到五嶺三湘建溪乾相思九萬里

白樂天云開了船去罷 正旦唱

鴛鴦煞若不是浮粱茶客十分醉怎奈何江州司馬千行泪早則你低首無言仰面悲啼暢道情血痕多青衫泪濕不因這一曲琵琶成佳配泪似杷推潑滿潯陽半江水 同下

凈做酒醒慌上云 哭的醉了一覺睡着醒來不見了大姐可往那裏去了只怕落在江中怎麽箱籠開着一定是走了地方拏人拏人 祗當扮地方上

云這船上是甚麼人半夜三更大呼小叫的淨云是小子新娶的個小娘子不知逃走那裏去了一定有個地頭鬼拐着他去你們與我拿一拿地方云是胡說這明月滿江又靜悄悄無一隻船來往只是你這船在此走往那裏去想是你致死了故意找尋我拿你到州衙裏見官去來地方鎖淨科淨詩云我劉一郎何曾搗鬼小老婆多應失水死方詩云這裏而定有欺心送官去敲折大腿同下

音釋 稹音真 北邦每切 猊音移 笛丁梨切 蠡音里 日人智切

得當　倩阡　尺音　惆音　晰音　的音
美切　去聲　耻　周　昔　底
戚倉　易銀　喳音　哄音　賊則　鴞音
洗切　計切　床　耻　平聲　斯
糖音　鷩音　只張　夂星　拾繩　囪音
尺　木　耻切　西切　知切　忽
圞音　疾精　石繩　鷄音　嵐音　力音
倫　妻切　知切　痴　藍　利
膾音　懾傷　急巾　國音　岌與　找音
桂　以切　以切　鬼　險同　爪

第四折

（元微之上云）小官元稹前者江南採訪回來而奏聖人說白居易無罪遠謫蒙聖人可憐已將他宣取回朝仍復舊職他謝恩畢便奏知劉員外計騙

人妄假稱死亡蒙聖人准歸本夫今日旨意下來
御斷此事只得先報樂天知道(下)唐憲宗引內官
上云寡人唐憲宗昨日廉訪使元稹奏白居易無
罪遠謫朕也惜他才華已取回京復他侍郎之職
他又奏稱側室裴興奴原是樂籍他去之任被茶
商劉某妄報他死拐騙為妻昨在江州撞見奪回
於例該歸前夫內侍們宣白居易來者(內官云)領
聖旨白居易安在(白樂天上云)小官白居易前蒙
放逐江鄉多虧故人元微之舉保重得回京復還

原職下官因將裴興奴之事奏聞蒙聖恩許歸本夫今日朝堂宣呼須索走一遭去（做見駕科云）侍郎臣白居易欽取回京朝見（駕云）卿在江州多有辛苦爾所奏裴興奴被人計騙例該歸從前夫但中間緣故未詳必須宣裴興奴問個端的（內官云）領聖旨裴興奴安在聖人呼喚哩（正旦冠帔上云）誰想有今日來與奴質本下賤幸得瞻天仰聖非同小可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秋月春花都出在侍郎門下比及我傳

的個富貴榮華恰便似聆辰勾逢大赦得重囘故嫁今日裏聖旨宣咱吉和凶索問天買卦（云）來到這朝前好惱人也（唱）

（醉春風）又不比順子弟意前行就即君心上打只見兩行武士列金瓜這裏敢不是要要他教我與樊素齊肩受小蠻節制聖機難察

（內侍云）宣到裴興奴見駕（正旦拜舞科）（唱）

（迎仙客）無禮法婦人家山呼委實不會他只辦得緊低頭忙跪下願陛下海量寬納聽臣妾說一套兒傷

心話〔駕云〕那婦人是裴興奴麼〔正旦云〕臣妾便是裴興奴〔駕云〕你將始末緣由細細說來不可欺隱〔正旦唱〕

〔石榴花〕妾自來楚雲湘水度年華誰樂這生涯俺娘把門兒倚定看甚人踏當日見他放了句假老虔婆意中只待頻捜刮先陪了四餅酒十餅香茶其間一位多姦猾只待要大雪裏探梅花

〔鬭鵪鶉〕一個待咏月嘲風一個待飛觴走斝談些古

是令非下學上達一個毬子心腸到手滑和賤妾勾
勾搭搭但得個車馬盈門這便是錢龍入家
（云）妾本教坊樂籍曾師曹善才學成琵琶忽一日
侍郎白居易放假同孟浩然賈浪仙到妾家吃酒
妾因留伴白侍郎因此認的（駕云）既如此怎生又
有後來這場說話（正旦唱）
【上小樓】俺那白頭媽媽年紀高大見他每帶繫烏犀
衣着白襴帽褁烏紗怎生地使手法待席罷敲他一
下倒噎的俺老虔婆血糊淋剌

么篇從此日娘嗔女妾愛他愛他那走筆題詩出口
成章頂針續麻是他百般地妳妳行過從不下怎當
那猱姨夫物擡高價
云妾身自從見了白侍郎俺那虔婆見他是個官
人心中要敲他一下不想又没甚麼大錢好生埋
怨妾見侍郎人品高才華富遂有終身之托只是
打發老虔婆不下誰想又走將這個茶客來鴇云
這茶客來却怎生地正旦唱
紅芍藥那厮每販的是紫草紅花蜜蠟香茶宜舞東

風鬬蝦蟆巾幘是青紗聽不得蠻聲氣死勢煞無過在客船中隨波上下那廝分不的兩部鳴蛙所事村沙

〔云〕這茶客是江西人拿着三千引茶要來伴宿妾因侍郎分上堅意不從他〔唱〕

〔紅繡鞋〕他有數百塊名高月峽兩三船玉屑金芽元來他准備下一塲說謊天來大本待要綠珠辭衛尉則說道賈誼沒長沙可不這寄哀書的該萬剮

〔云〕老虔婆與茶客設計寄假書一封說侍郎死了

使妾無倚遍令嫁與茶客〔駕云〕既有假書你如何

張上〔正旦唱〕

喜春來既道是江州亾化白司馬因此上飛入尋常

百姓家俺那愛錢娘一日坐八番衙不由妾不隨順

他有分看些個駝腰柳釣魚槎

〔云〕那虔婆不由分說把妾嫁與茶客妾強不過只

得隨他而去〔駕云〕既嫁茶客怎生又歸白氏〔正旦〕

唱

普天樂到潯陽無牽掛弔英魂何處渡口殘霞思往

事空嗟訝半夜燈前長吁罷淚和愁付與琵琶寒波漾漾芳心脉脉明月蘆花

(駕云)元來你彈琵琶來那白居易可在那裏聽見待與你相會你再說咱(正旦唱)

【快活三】俺本待蘭舟看月華見漁燈映蒹葭他便似莽張騫天上泛浮槎可原來不曾到黃泉下

(云)那一夜茶客不在妾身對月理琵琶忽見別船上三客細視之乃是白侍郎方知他不曾死妾身就跟白侍郎來了(唱)

〔鮑老兒〕秀才每八怪洞裏妖精也覷上了他那一個不色膽天來大投到俺啼哭出煙村四五家央及殺青衫袖香羅帕故人見後潯陽怕甚水地湫凹今日個君王召也長安避甚道路兜搭

（駕云）與奴你認這文武班中那個是白居易（正旦做認科唱）

〔叫聲〕這都是一般兒的執象簪戴烏紗好着我眼花眼花只得偷睛抹去向那文武班中試尋咱

（做見三人科云）這是賈學士這是孟學士這是白

侍郎唱

【剔銀燈】舊主顧先生好麽新女壻郎君煞驚謊那翰林學士行無多話則這白侍郎正是我生死的冤家從頭認都不差可怎生粧聾作啞

【駕云】興奴你仔細認者敢不是他麽【正旦唱】

【蔓菁菜】他怎敢面欺着當今駕他當日爲尋春色到兒家便待强風情下榻俺只道他是個詩措大酒遊花却元來也會治國平天下

【駕云】一行人跪者聽朕剖斷【衆跪科】【詞云】自古來

於齊風化必須自男女幃房但只看關雎爲首詩人意便可參詳裴興奴生居樂籍知倫禮立志剛方見良人終身有托要脫離風月排場老虔婆卑貪狠很逼令他改嫁茶商裴興奴心堅不變只等待司馬還鄉老虔婆使姦定計寫假書只說身亡遂將他嫁爲商婦一帆風送至潯陽正值着江干送客聞琵琶相遇悲傷與故人生死相別彈一曲情淚千行放逐臣偏多感歎兩悲啼淚濕衣裳從前夫自有明例便私奔這也何妨今日個事間禁

關斷令您永效鳳凰白居易仍復舊職裴夫人共享榮光老虔婆決杖六十劉一郎流竄遐方這賞罰並無私曲總之爲扶植綱常便揭榜通行曉諭示臣民恪守王章（衆謝恩科）（正旦唱）

隨煞恰纔來萬里天涯早愁鬢蕭蕭生白髮俺把那少年心撇罷再不去趁春風攀折鳳城花

音釋

縩插 法方 納囊 撥徐 刮音 偕呼
餚切 雅切 亞切 靴切 寡 佳切
尋音 遮當 滑呼 搭音 剌那 篠音
賈 加切 佳切 打 架切 老
峽奚 湫茲 抹音 髮方
佳切 凶切 罵 雅切

題目　潯陽商婦琵琶行

正名　江州司馬青衫淚

江州司馬青衫淚雜劇終